

路直路彎

阮邦耀校長

我年青時聽過一首流行曲叫「路直路彎」，演唱者是李龍基。李龍基是我一位大學同學的教會弟兄，他們經常一同唱詩歌。這位同學是我的宿舍同房，他常常在房間內拿起結他自彈自唱，唱的不少是李龍基的歌，所以我對這首歌的印象頗為深刻。這首歌的內容是描述一個人在社會上孤身闖蕩的感受，歌詞第一段這樣寫：「路直路彎，輕捲過百萬山；傲慢在攀，不顧風雨未散；揚長獨去，到天邊窺探；從未介意冷雨冷，千里山水掛腰間。」填詞者讓人感受到歌者頗高的自視，骨子裏帶點傲氣，又不懼冷風冷雨，甘願孤身走我路。這首歌引發了我回憶自己在思維和成長上的一些轉變。

我大學時期主修化學、副修統計，當時是一位頗極端的理科生，喜愛思考數學、化學和物理等的難題，可以為解難而茶飯不顧和徹夜不眠，仍樂在其中。我很享受在實驗室內做實驗或解難的日子，它能滿足我無盡的好奇心和使我獲取解難的滿足感。對當時的我來說，科學研習最重要，縱使自己亦須花不少時間處理情感問題、參與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等，但總覺得營營役役、意義不大，隱約有一種無奈的參與感。我身邊不乏熱愛科學和解難的同學，有一些甚或比我更極端。與他們思想相近，大家走在一起時似有無盡的話題，可說是臭味相投。

在思維上，我們至少有兩種共通模式：科學理性和線性邏輯。科學理性者，我們相信事必有因，因果關係是能夠被理解和推斷的，亦符合邏輯推理和科學驗證的原則。線性邏輯者，簡單來說就是兩點相連只有一條直線，路程最短；兩點間亦可以連出無限條曲線，曲線的路程自然是較遙遠。在這兩種思維下，我們相信任何事情或難題都可以推斷出一種最簡單、直接而有效的處理方法，這就是「直路」。尋找「直路」就好像尋找真理一樣重

要，能找到「直路」，我們便不需、也不願多花一分力去走「彎路」。我們當時都相信，能找到「直路」的人是聰明的。因此，我們會為着自己能找到「直路」而感到驕傲。

也是由於這種思維模式，我們說話都很直接，不喜愛修飾，想到就說，想到就做。當我們碰到別人一些建議明顯是「彎路」時，我們往往會表現出一點傲慢，這並不表示我們看低別人，純粹只因為自己得悉「直路」而有一點自滿而已。其實我心裏明白，這「傲慢」會為別人帶來一點負面的感覺，可能築起了一些感情的障礙，更甚者會塑造了人際關係的一些隔膜。其實我心裏明白，在部份人的眼中這是拙劣無比的處理感情方式，除了妨礙關係和感情的增進，更招致不懂人情世故的批評。但由於自己對此並不重視，故不願在此多作思考或改變，依然故我地執著於這偏頗的思維模式，不擬修補缺憾。

畢業後第二年，踏進中學教師的工作世界，除了教學和班主任等任務外，還負責不少行政工作，包括教務和行政電腦化等。在八十年代中期，應用電腦於學校行政尚未普及，當時最新款的個人電腦是IBM的8088，今天固然已經絕跡。我秉持科學理性和線性邏輯的思維，加上勤奮和堅毅的精神，教學和其他工作的成果亦很快出現，於最短的時間便獲得晉升。這結果符合了科學理性和線性邏輯思考的「直路」預測。可是，這「理所當然」的努力工作和晉升過程，卻不斷劇化了同事與我的疏離和矛盾關係。究其成因，主要是由於自己漠視了人際關係、漠視了負面情感的訊息，「傲慢地」我行我素，沒有醒覺和反思。簡言之，這是自己只活在科學理性世界中、不願踏足感性世界而產生的結果。

感性世界重視的是情感、情緒、感覺、個人觀感和關係等與理性世界截然不同的元素。不懂得、不重視或是處理不好這些感性元素，是人際關係疏離和矛盾的源頭。當時我碰到一個頗啟發自己的例子：上級與下屬兩位同事就着一件事應如何決定和推行有一些爭論，上級同事在理據和邏輯上完全佔了上風（並沒有依

靠權力），但這位下屬同事卻毫不退讓，最後還向上級同事這樣說：「雖然道理在你那邊，但若其他同事不喜歡的話，我仍會站在他們的一邊，不支持你的政策和決定。」對於當時活在理性世界的我，完全不能理解或接受下屬同事的說話邏輯。為何上級同事持充分理據推行政策而下屬同事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呢？下屬同事不是有責任與其他同事溝通，令他們接受政策和決定的嗎？作為一位教師，這樣做我們如何身教我們的學生盡責守規呢？

事實上，感性世界也有它的理性和邏輯，我稱之為情感理性和非線性邏輯。在情感理性方面，它亦有一套因果關係的體系，屬於人文、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範疇。有別於科學理性較絕對的因果關係。人文、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較常見的是多因一果，每個因素所能解釋結果的百分比有異，在不同情境中亦會有所不同，再者，這些因果關係都含有未能解釋的部份。至於非線性邏輯方面，由於兩點之間有無限條曲線，由A點到B點的最短直線（即線性邏輯）變為感性世界的其中一個選擇，除此之外，周邊亦有無限的選擇。所以在非線性邏輯中，我們首先要學習的是選擇，但當中涉及信仰、信念和價值等問題，又要面對不確定性回饋、滯後回饋和一籃子情感因素，如情緒和主觀感受等，情境相當複雜。舉例來說，「愛」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普世價值，不同的宗教或個人都視之為最基本的信念，即相信對別人展示真愛便能產生良好的效應。科學研究無法從人體中抽離出「愛」這種物質進行因果研究。因此，類似愛的情感元素，屬於人文、社會學或心理學的研究範疇，這些元素的效應會出現不確定性回饋和滯後回饋等複雜情況。例如，真愛的展現不一定產生即時的正面回饋，它甚或可能出現短暫的負面回饋，但我們相信長遠必會產生正面的效果。要徹底掌握感性世界的因果關係，絕不比科學因果關係來得容易。

簡言之，有別於科學理性和線性邏輯，感性世界中依據的是情感理性和非線性邏輯的思維模式。由於兩點間有無限的曲線，

在感性世界中須學習和明白的是如何選擇、了解選擇背後的信念、價值、假設和情感元素的效應，以及了解別人的感受和觀點等。相同的道理、相同的做法，於不同的人際和情感網絡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換言之，相對於線性邏輯的「直路」，感性世界中主要都是非線性邏輯下的「彎路」。若我們能採取同理心，多了解別人的想法和觀點，放下自己的執著，將別人的情緒和感受等因素都一併考慮，就較容易找到兩點間較短的「彎路」。

理性世界就像是現實世界中的一條線，感性世界則是現實世界的一塊面甚或無限的面（三維空間的想法）。若我們想在現實世界中從A點到達B點，直路只有一條，絕大部份都是彎路。無論我們走這段路的意圖是多麼良善和有建設性，無論達成B點是多麼有意義的一件好事，缺乏採用科學理性、情感理性、線性邏輯和非線性邏輯的思考，將令我們難以達至。

「道理是直的，道路卻是彎的。」（鄭辛遙，《智慧快餐》）。我認為能具備上述四種思維模式，在思考如何由A點到B點的道理是較為簡易（直）的。但在現實世界中，面對錯綜複雜的各項情理元素，在實踐上幾乎沒有直路，只有彎路，但若能做到以上情理兼備的思考方式，則能讓我們較容易踏上最短的彎路，毋須耗費太多有限的人力和物力。

今天，田中有着各式各樣、不同才華的孩子。我得見部份的孩子帶着我大學時代的身影，熱愛數學與科學卻不大重視與人溝通。部份孩子則似誕生自感性世界，具備高度的情緒智商、情感靈敏度、同理心和卓越的溝通技巧，但在理性和邏輯思維方面仍有進步空間。謹藉「路直路彎」分享自己的一些成長片斷和思維轉變的過程，讓孩子們參考反思，盼望他們都能了解自己的天賦、特質和才能，並由此出發，找到自己的人生直路和最短彎路，順利進入大學或踏足自己喜愛的工作世界，構築美滿人生，並朝着明日公民領袖的目標邁進。